

疾風

羅家倫看

羅家倫著



疾

風

衛青立三
兩獎學金
委員會置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自序

詩是感情的震動，靈魂的吶喊，思想的映射，凝合起來，不期然而然的聲音。

我不懂得詩的形態，更不知道詩的技術，那有心和詩人爭一席之地？祇是我真感覺到心靈動盪，脈息加強的時候，便把真實的感覺用文字的符號記下來——這些我就叫它做詩。

二十年以前我也有過這種詩的嘗試，但是現在我都把它否認了。這部集子所錄的乃是從我歐戰時期直到而今的選稿；更選了其中一首的頭兩個字做集名，這就是『疾風』。最後附上十幾首外國名詩的譯文，題曰『歐風集』；又錄了上十首軍歌，其中有七首已譜成音樂，傳誦頗廣，題曰『笳聲集』；縱然有人稱爲蛇足，我也承受。

這些詩中，有有韻的，有無韻的，有哲理的，有情感的，也有一種或者可以說是時代的潮音。

我還不願意修飾前幾年的字句，因為它們是我那個時代心靈的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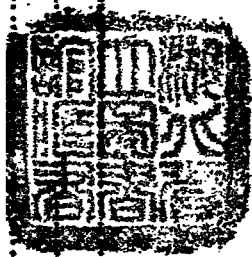
現在印出來也不過是留着我不斷生命流中的一些波紋。

二八，八，二四，重慶。

目次

疾風集

新秋的红葉.....	理想.....	赫真江上游的兩岸.....	「友阿！敵阿！」.....	普林斯頓的秋夜.....	戰場的自由女神.....	森林中的大雨.....	凱約湖中的雨後.....	深秋傍晚獨遊綺佳墓地.....	龍拉瀑前的虹.....	太西洋舟中.....
------------	---------	---------------	---------------	--------------	--------------	-------------	--------------	-----------------	-------------	------------



大西洋中的雜興·····	二八
杜靈根林中紀遊·····	三二
杜靈根森林中的大霧·····	四〇
愛的回音·····	四二
秋原·····	四三
愛敦園中的一瞬·····	四四
生命·····	四六
一個柏林的冬曉·····	四八
病院前的玫瑰·····	五一
寂寥半夜的星光·····	五三
未棲的雁·····	五五
巫蘭德街的夜晚·····	五七
天風雨登夏滋山最高峯博樂鏗·····	五八
登愛爾伯河旁故堡·····	六〇
荷蘭道中·····	六二
麥根島的漁家·····	六三

牛津太晤士河發源處搖船的黃昏·····	六五
海邊的夜別·····	六六
忘記我罷·····	六八
追憶出亡的一夜·····	七〇
孤島中守燈塔的人·····	七二
紅海中深夜的仰臥·····	七四
中心的自我·····	七八
攀登五老峯·····	八一
焦山曉望·····	八三
孩子的哭聲·····	八五
宛平的居民·····	八八
敵機炸後的南京·····	八九
臨死的悲歌·····	九一
再生·····	九六
憶南京·····	一〇三
偉大的孤城·····	一一一

人間的悲劇.....	一九
春恨.....	二四
偕亡.....	二八
血雨.....	三〇
武漢空軍大捷凱歌.....	三二
空軍東征日本凱歌.....	三七
大江東去曲.....	四二
七七週年懷 <u>蘆溝橋</u>	四四
國旗的愛.....	四七

歐風集

當我死了，最親愛的.....	五一
愛的哲學.....	五三
孤城.....	五五
<u>霜蟻</u>	五七

媚嬪	一六〇
歌女之歌	一六一
孤寂	一六二
沙拉煞斯查的夜歌	一六五
神聖的本體	一六七
還鄉	一六八
遠處	一六九
心願	一七〇
懷思	一七一
祈禱	一七二

箱聲集

軍歌	一七三
軍歌	一七六
軍歌	一七七

玉門出塞歌

一七九

炮兵歌

一八一

空軍歌

一八二

綏遠戰歌

一八三

淞滬戰歌

一八五

童子軍團歌

一八六

國旗歌

一八八

疾

風

集

新秋的紅葉

四面霧浮的樹海，
托起山坡上的蘆叢；
峭峭折折的，
迎着初開曉景。
眼底望着遠遠的小池，
從薄霧裏折回曉日光痕，
像磨花的鏡面。
向前紆迴走着，
忽覺短樹上着了幾朵清豔的花，
襲着朝涼。

將經過，又回頭望，
不想此時有這好的花，

疾風

疾 風

伴早上行路的人啊！

慢慢逼近了，

乃是秋色染紅的樹葉，

梢上帶了滴滴的冷露，

日光在斜面射來，

從葉底透上光線，

愈覺得鮮麗絕俗。

*

*

*

*

*

停住凝眸了一會，

有許多說不出的意思，

不知是從悲裏或從愛裏發出；

想問這新紅的葉子：

當你快要零落了，

爲甚還這般光豔奪人啊！

*

*

*

*

*

葉子動着，

已經會意了，

搖去身上的露兒，

似表現他原不受這種恩澤；

挺勁的豎着，

越顯出清癯的骨痕。

*

*

*

*

*

『我的顏色是我本來的，

原用不着你們來驚異；

處在山坡上，

原不要你們當花看，

比我作二月的花，

是對於我的侮辱！

*

*

*

*

*

『經過許多慘綠年華，

是我的長成和閱歷；

我不怨，我高興他們過去，

疾風

脫離了多少可笑的牽連：

不要你們愛，又何須你們來悲。

* * * * *

『自己的本質，祇有自己能領略。

不看春天帶雨的海棠，

架上渲豔的牡丹，

枝葉未茂就開花的紅杏：

供人家把弄——

或許亦有真的稱讚——

究竟開得幾久兒？

* * * * *

『我難道就零落嗎？

八月，九月，十月——

最清朗的日子是我的時間。

把你們自誇有史的時代，

當作一天最後的二十分鐘看（註），

那我「豔麗」的日子正長呢！

但是我不要人家當我這樣看，

也無須人家爲我算長短。

* * * *

「一旦我高興辭謝：

風來了，送我到峻削的山骨間睡着；

雪來了，葬我於冰潔的世界，

不勝過在潤濁春泥裏嗎？」

對着紅葉，

靜悄不語的懂得他的意思。

移步向前走去，

風送來霧過後新涼的朝氣，

透入沉思的心神中。

* * * *

午的時分獨自回來响，

嚴厲的秋陽當空，

疾風

疾風

四面樹影一澈的無限清碧，
帶着幾縷白煙。

小樹叢旁的草兒奄着，

綠樹的枝兒想要垂着，

祇是這幾片紅葉兒還是落着，
默默無言地對住清澈的驕陽。

北美，普林斯敦，一九二二年八月。

（註）有人類約五十萬年，最古歷史約七千年。

理想

江干的路上我遇着你，
我的心便到你身上。
白金色滿布的陽光下，
春風吹上夾路的簾花，
送聲聲畫眉，
催我不自覺的隨你前去。

* * *

。

江水照着你的娟影，
簾花牽着你的衣，
回頭一盼處，
清朗的眼波含笑射着我。
你總在我前面一點，
不使我追着，

疾風

疾風

我心中怨你殘酷。

*

*

*

*

*

時間的流快過江水。

長路上起了春夜的晚寒，

料峭的風吹落橫斜的月影，

江水漸露深黑，

染着壁立的陡岸。

危崖斷岸，祇是走着，

卻謝你在我心中的影像——

把『我』都擠去了，

那有地方容『恐怖』。

*

*

*

*

*

*

那帶來夜色的——

如果夜色是真的呵——

一定也帶來曉景。

不怕深宵的風雨，

崎嶇的山坡；
祇願明早江邊的輕煙曉日下，
山花加倍的紅着，
江水浮起新翠，
在這般風光裏得你的回眸一笑，
——一定更嫵麗的——
慰我人世的孤寂。

赫貞江上游的兩岸

由紐約城赫貞江(Hudson River)赴西點(West Point)經沿江之琅玕崖，長數十里，宛似垂淚。崖旁不乏紅人打火炊魚，結廬避獸之遺跡。一九二二年秋過此。

江水下去不返了，

不怨他無情，

原非當年的水。

* * * * *

石火遺跡，

雖未全消；

江山已自有屬，

祇不是當年的主人。

* * * * *

惟森森兩岸的崖石，

好像把廢身看遍，
一路灑淚，
不忍別我。

疾
風

『友呵，敵呵！』

有一箇春天的早上，在普林斯頓的四周隨意的走，遇着一箇很美的園林，中有一塊平坦的墓地，上面有一段紀讚，敘述此地爲當年美國獨立軍與英軍戰後所埋葬，讀末有『友呵，敵呵，同睡在一處』之句。得哲學的會悟而成此詩。

『友呵，敵呵，
同睡在一處。』

燦爛的花兒發了，
春陽半壓上樹杪兒，
斑駁的光痕裏，
透出幽閑的鳥聲，
伴着你們甜睡。

沒有敵呵，

何所謂友。

你們都沒有了，

那來此間使人依戀的景物，

何況四周血紅的花，

正肆意的開着呢？

*

*

*

*

*

「友阿敵阿，

同睡在一處。」

點點的鮮血，

渲染出墳前風光，

照着世界重生的路徑。

普林斯頓的秋夜

月帶倦爬上山坡，

皎潔無塵的卻祇餘瘦魄，

沿坡稀疏的樹根像沒入秋波，

浮出一片珠白。

蔭密護的鐘樓孤挺，

睡着的野鴿不須繞着驚飛；

也沒有蟲鳴，

剩得幾點螢火悠然掠地。

我疲乏的心靈，

似散盡的水紋，

輕微地，

融入世界的寂靜。

戰場的自由女神

普林斯頓之役，爲美國獨立軍與英軍最後重要戰爭之一。獨立軍名將 Hugh
 Mercer 受創垂死，戰勢已去，而華盛頓馳至，親自指揮，轉敗爲勝。炮彈掠屑而過，
 不死幸矣。一軌二十一年美人建華盛頓戰勝紀念坊於此，取半面造像體，極雄偉生動，
 誠酒名手。華盛頓岸然馳疲馬，獨立軍勇士從之，四旁死傷枕藉。自由神以歷劫不壞
 之身，裸體現於馬前。月夜遊此，盤桓不去。

黯黯的月色下，

橫穿林野的炮光，

映出條條青紫的遺渠。

踢了馬的悲嘶，

士卒的餘勇。

將軍遽道喘吁的跑到，

希望卻似半夜的沉星將落。

疾風

疾風

惟她皎潔無掛的身姿，

在慘劫中，

露出美的真相；

斂着鎮靜的愁容，

新帶來使命，

翩然落到將軍的馬前。

彌留的勇氣，

忽然再爬上大家失望的心頭。

呼號激戰中，

變過了黑夜陣勢。

垂死的也原無所恨，

祇含痛強睜着來臨的目光，

斜枕斷劍，

怕牠落在敵手。

血漬的勝利，

留得戰場鮮豔的花光。

鎗折了，早洩地底，

不破鼓長收，

將軍戰馬也安息了。

今夜一明如水的月色，

照着塵壘堆從風霜的標幟。

仍覺她金釵微笑，

不會憔悴也不會休息的，

翻然在將軍馬前，

遙指樹外燈光，

映出窈窕兒女情話的姿態，

使沈寂的夜景生動：

這是將軍最後的安慰。

深林中的大雨

黑壓壓的林子裏面，

依稀的曲徑已經滅了。

虎嘯的風聲，

像撲不進林子的重圍，

正發怒的繞着。

猛一陣簌簌喇喇的，

打着滿頭枯葉，

不見雨下，

心疑風捲去了。

林梢的電光再忍不住。

火星似的迸出，

射穿蟻織的層枝，

劈開先鄭重的雨點報道！

* * *

可憐失路的人，

不須性急，

洪水就到你們身上。

北美，紐約景色佳。

凱約湖中的雨後

望下去是青黑的，
槳頭上挑起綠色。
前面的遠峯迴渚，
兩岸的樂聲，
曼歌聲，
追着點點白鷗痕，
去，去，去，
去，去，去，

回顧，
剎那間失去斜峭的兩岸，
灰濛濛的暮色，
像披雨霧壓到船上，
風擁浪湧，

啞啞的向船身橫拍着：

祇是英燦燦的電光，

映出大家失色的，

面面覩着。

*

*

*

*

*

疾雨過去，

天似含笑的開着，

慈靄中笑人不耐恐怖，

那能會澈自然的意味。

*

*

*

*

*

好像接着同一剎那間，

兩般情境，

一抹虹橋，

橫跨晴灘中，

媚迎打槳的輕舟，

——
乘新鵬的浪

泰 風

拍拍的從蟬聲穿過。

拍拍的從蟬聲穿過。

對面(註)凱約湖 (Cayuga Lake) 在精色佳，紐約州之北部。湖長四十英里，風景極佳。

一對雙燕。

兩翅微振。

我將將這同一區飛過。

* * *

將的合端自然面着親。

這的合美人不拍不拍。

天邊合合端相。

海西端佳。

* * *

可出端佳。

可出端佳。

可出端佳。

可出端佳。

深秋傍晚獨遊綺色佳墓地

蟲聲不盡的，

起自歷落的短碣中；

不問怎般淒涼，

長眠的人可以安慰了。

* * * *

盡了生命的責任。

人們對於你們的感情

也漸漸冷下去了。

到此時難分的伴侶，

祇是霧裏的遠天，

和遍遍撒着涼極土。

懷遠夫何若日 * * *

這假來反照常年慘痛的生活，

災疾 風

疾風

短髮外，

磨盤大的落日。

吐露腥鹹的落紅。

血與霧濺的淚。

塵土與血的手。

悲憤的命了。

人所提帶的。

盡了。

無頭的人。

不。

我自。

盡。

新詩集

龍拉瀑前的虹

你真在那裏嗎？

爲甚祇見整碎的瀑珠，

跳盪如飛的

從你經過。

*

*

*

*

*

你真不在那裏嗎？

那想畫難成的半圓，

——祇在意境裏可以容身的

卻常是諸麗的存着。

*

*

*

*

*

呵，生命的急湍奔放去了，

那懸在他前面的理想未改；

飛躍萬變的水珠不停過去了，

你整齊完美的形象還在。

疾風

大西洋舟中

『天不是在側轉？』

『海不是在豎立？』

『豈不是背着我們搖移？』

船主！究竟動的是誰？』

我總問你。』

『你要問他做什麼！』

祇想大家趁在船上過活。』

『仰不見直的道兒，』

俯不見橫的槓子：』

你不說正過多少經緯度了。

究竟是怎样回事？』

『爲甚這般囉唆，』

祇是追問那相沿的符號——

『我們天天追着那海天

接不盡的平面；

爲甚這般無聊，

依着以往武斷定下的航程圖線？』

『你且不管，讓我把謝意

深深的獻給那畫線的人；

你且去睡，

包你明天更要早一會兒看見太陽的輪廓——』

大西洋中的雜興

(時由美赴歐)

(一)

不是一片石油在海上燒着，
何處來這寬的烈焰；
不是火龍出隊，
那來這般飛舞盤旋；
不是天宮張筵，
錦帳的兩旁，
赭紅翠碧裏，
那能嵌入許多金片？
祇是恰當的符號那有——
從未有——
能達我此時感受。

(二)

一縷飄渺的烟痕，

優倚的纏着海雲。

海燕飛翔，

在日色中映成黑點，

隨了汽船高下。

渾成的天然裏，

夾入幾點人事，

此後教他們怎捨得分開！

(三)

深澗的浪谷裏，

落入啼深的星光，

不待白浪捲盡，

已現身在更深的一層。

疾 風

祝這挫折不了的力量常在，
他是永遠深入的。

(四)

繁星的寒鉞，
和着素月澈骨的娟秀，
已經令人不能睡了，
何況加入孤舟旁衝激的濤音。
唉！原是自己掀起的風波，
自己那想睡穩？

(五)

船後的浪兒，
在晶瑩的月色下，
成兩行銀砌的山痕。
我知道你力量的繼續。

願你帶着我溫存的感情，
輕輕拍着自由神下的岸；
祇是不要到在早上，
怕把伊人驚醒。

寒
風

杜靈根林中紀遊

杜靈根爲德國著名森林，徒步獨遊十日。

(一)

茂翳的兩峯迴處，

夾出一箇峻拔的山巔。

人從中間擠過去了，

祇願擠不過的是背後的牽連。

山巔回首望林脚呵，

朝日已漸成金色，

林煙也慢慢消完。

一片嘈雜的鳥聲。

雲片兒散漫的飛過，

辨不清那是菜花畦，

那是日影。

(二)

幽樹山花結伴的送我；

途中忍不住一叫道：

『停一會兒，你怎的這般好看！』

遠山聽了，

從樹杪轉來微韻。

溪水[和着，

發出清越的新聲。

同行的女伴聽了呵，

回眸一笑，

曉日照出她明麗的面色上，

添淺紅一暈。

(三)

疾風

密密的綠樹中，

悠悠的紅旂兒飄着。

小叢兒的男女少年，

唱着抑揚的清歌；

祇是層層的林葉，

吸去四山的回音。

他們似朝聖地的——

祇朝的不是劍鏃襲月的麥加，

也不是山焦石焚的耶路撒冷。

他們朝的是當年浪漫的神宮，

回想對着名園的樓窗前，

瑪格麗與浮士德濃密情話的意境。

(四)

探不盡的幽密，

叢林深處，

送木香的風帶來琴聲。

一箇白衣清麗的少女，

倚着她所愛的，

輕鬆活潑的手指，

飛動在提琴絃上。

聽她的歌調呵！

『我似一箇小鳥飛飛，

祇願獵人一箭，

能夠落在你的懷裏。』

慈母的自然呵！

他們都投入你的懷抱了，

你忍使他們不在一起？

(五)

雨過後山溪添了汨汨的軟語。

溪旁一朵小玫瑰，

疾風

疾風

帶着新雨的珠兒，
含媚的照着。

山溪想問玫瑰：

『你真嬌媚，

祇是不寂寞嗎？』

玫瑰帶笑回答：

『謝你有情照我，

我卻更謝你無意中

送那雨後新展的長天，

到我眼底。』

(六)

是橙子的金黃

杜鵑的血紅，

淡白的——凝紫的——點翠的——

一片山花，

織成蜀錦的地衣。

鳥聲組合一拍音樂，

喧着新霽。

風來時，

似成隊的天仙爲我跳舞，

地衣的繡痕

隨着凌波的步兒高低。

(七)

重重的樹向我足下盤旋，

抬頭不斷的樹浪

擁着落日，——

泥金變成血紅，

又成蒼紫，

接着樹梢的深翠，

雨後微煙，

疾風

疾風

融作渾成的一片。

鳥已靜息去了，

那得人的聲響，

祇是潺潺的溪水催晚。

呵！自然自然！

我已獻給你了。

(八)

轉不盡的迴環山路，

陪着我的祇有影子；

暮色轉深，

影子也增長了，

隨樹枝兒掛在波下，

落入深澗。

向前轉去有高山作我的屏風，

大石作我的臥榻，

樹影作我的被單，
枝外的星光

笑迷迷向我霎眼。

人間被創的戰士，

多謝你們的慰勞，

此刻一切的憂喜都拋了，

和平之神來我懷裏罷，

我已疲倦。

杜靈根森林中的大霧

山巒上凝神四顧，

纔覺得自己站在浮起的島尖，

環着雨來時一片白濤濤的大海。

* * * *

浪峯的低昂處，

透出底下深綠的海草，

夾着幾珠紅挺的珊瑚。

* * * *

人指海草的痕兒，

是森森高樹；

紅的是林間村舍：

霧散後可以現出。

* * * *

祇從我的地位望去，

風動浪搖時，

海草正得意的飄蕩，

珊瑚帶着幽寂的深紅。

*

*

*

*

*

這般情境對我何曾不真，

設我不離此地，

霧也永無散的時候。

*

*

*

*

*

脚下的島已被浪浸過大半了，

祇望不捲到我，

讓我還領略這活潑潑帶雨的海景。

疾風

愛的回音

微茫的宇宙間，

真正的愛託身何處？

同你傾着心懷，

似孩子招着手兒，

嘿嘿叨叨

向空谷裏的回音對話。

孩子卻早滿足了，

祇要回音送還他箇箇天真的字句。

秋原

疾風送盡辭枝的枯葉，
枯葉涼薄地掠過新墳。
世界都停止愛了，
我終不能無情。

淡 風

愛敦園中的一瞬 (註二)

同踏進花簇的園門——

難道是甘露雨後？——

迎面是沁脾的清氣，

醉心的香味。

幽靜到這般地，

聽得見草長花發的聲音。

* * * * *

蠟鬚草說你的頭髮比他還要捲細；

紫羅蘭說你的眼波比他還要嫵媚；

莫相忘說你比他還要多情；(註三)

半放的玫瑰好像你含笑的嘴唇。

* * * * *

風動着你的髮兒微顫；

你的眼波帶暈；
我增加你的脈動應着你心房的波震；
祇是最輕的一吻
都怕壓倒你斂露欲放的脣兒，
欲前——又終不忍。

(註一) Eden 天國名園。

(註二) vergissmeinnicht 西洋愛花。

生命

泉水離了石根呵，

石根有日磨盡，

泉水終看遍兩旁的青山，

歸到皓月下朦朧的碧海。

* * * *

香氣離了花呵，

花瓣不久萎了，

香氣終芬醞縹渺地，

刺入可愛兒的腦蒂。

* * * *

思想離了我呵，

縱然——並且一定——我被時間撻去。

祇願他被愛的風吹着，

智的流瀉着，
永睡在可安睡的心裏。

疾
風

疾風

一個柏林的冬曉

濃霧深深的罩着，

風吹來凝滯的冷。

*

*

*

*

*

兩行冰綃裹成的樹，

襯出一條青晶的長路，

半隱半現。

*

*

*

*

*

還是初破的冬曉，

滿街寂靜，

祇起馬蹄和車輪的浮響。

*

*

*

*

*

不能伸腿的滑地上，

一匹凍僵，

顛撲地拉着大車。

*

*

*

*

*

車後撒着黃沙，

灰塗塗的太陽從斜面映來，

成鼻煙色。

*

*

*

*

*

馬蹄踉蹌地一進，

車後的路已成可走的一段；

祇是可憐的馬，

自己一步踏不着。

*

*

*

*

*

踏不着，馬卻仍是前躍，

氣喘的發嘶，

熱汗也白絨絨的化成霧體。

*

*

*

*

*

馬不能辨了，

疾風

疾風

牆壁也隱約的坍下去。

* * *

後來的人

祇覺着落樹蓬枝間，
留下一條可行的路，
引他探自然的幽祕。

病院前的玫瑰

深紅玫瑰的幽豔，

淡黃玫瑰的娟秀：

在靜靜悄悄的病院前，

影子被日光送上素壁，

不知爲甚的這般淒涼。

*

*

*

*

*

人到淒涼更不如花呵，

花還展轉到她手裏，

在枕邊對着她，

分她的岑寂。

萎落的瓣兒，

還受她溫淚的滋潤。

*

*

*

*

*

疾風

疾風

太陽的影子移了，

悄靜還如來時，

祇有自己手杖着地的聲音，

不幾步又回頭望那辨不真的舊宇。

寂寥半夜的星光

漸涼的風移來，

月光隱下去了，

祇餘短樹淒迷，

身據名城，中暫時靜寂，

心卻似在荒涼沙漠裏。

* * *

仰望長天清碧，

太空靜的星光，

似含著清憶。

沉寂的沙哈拉中呵，

得他慰問游幕前半條的摩西。

* * *

「我何曾有甚清憶，

疾風

疾風

穿澈重重的太空，

離我本處已經不知多少年了，

那時怎知道此地有你。

*

*

*

*

*

『祇是現在呵，

既然有我——

有你。

在同處孤寂的刹那，

爲甚的不使我想你，
尋找我愛慕。

未棲的雁

背着月色的冰寒，

低看斑斕的流雲；

孤冷我早慣了，

振着翅膀兒迴翔未定。

*

*

*

*

*

間從流雲的縫縫裏，

眼光和着月鉞下射；

蒸騰的瘴霧，

包着世界的黑夜。

*

*

*

*

*

一片蠕蠕的，

東倒西歪躺着；

癱瘓的，沉昏的擠着，堆着。

寒風

罷了！讓你們享生命的安樂。

* * * *

壓不住的心頭哀響，

散滿天際的『厄孤——厄孤！』

長眠的呵！你們聽了不耐的，

以爲我對你們的安樂懷妒。

* * * *

這般溫暖的黑甜鄉裏還不安睡？

你們想那不是瘋狂也帶傻氣。

我不抵賴；

祇是你們以爲我呪咀，

或竟以爲我難忘情也好，

我卻不願做你！

巫蘭德街的夜月

輕紗的窗簾夾縫裏，

燈光熄後，

承你相窺

那將睡下去又坐起的人，

影子落在雪白的被單上，

瘦長的愈覺幽淒。

*

*

*

*

*

久坐不忍躺下，

到橫着門口的路上徘徊；

孤影漸短；

祇是兩旁叉牙的枯枝

披着你銀色光痕，

白絨絨似着春花地。

疾風

大風雨登夏滋山最高峯博樂鐙

(Broken)

前望是黯翠的松林裏

帶着無窮的，浪漫的深奧；

仰望是無限雲濤，

裹着長風，

急湧直奔的似山頽海倒。

掙扎過狹路上雪的堅滑，

征服了怪石的幢幢。

想有人以爲伴我登臨的是英塞蘭公主。

她和侍娥披的都是霧綺雲綃，

或是擎翁長征過亞爾伯，

隨着翻山的白馬滔滔。

好罷，我最後已比博樂鏗高：

望人間呵，終是茫渺。

絕不見雲濤，

祇是狂風迫着密密的濕點兒，

塞住了當初想散遍海角天邊的一嘴。

唉，我難道在盤深處了！

疾風

登愛爾伯河旁故堡

脚下呵！

想當年孤鎮高臨，

戍燈未熄；

破曉的鳴笳，

催朝霞揭開金蛇似的江水。

*

*

*

*

*

脚下呵！

想華堂宴裏，

劍影奪了燭光；

人宛轉的清歌，

在皎潔牆影下，

騎士沈迷如醉。

*

*

*

*

*

不想，

何從想起！

神聖羅馬的聲威，

撒克遜的軍儀，

隨着幾點歸鴉，

落入變紫變蒼的夕陽雲裏。

*

*

*

*

*

江流還是一般，

平天遠拓萬里。

時間像留下最後的駒兒：

小邱上，

廢壘斷頭，

對斜照還豔挺着一叢深紅的薔薇。

荷蘭道中

幾條淡白的村煙。

一望平蕪，

屋頂成閃爍的金片。

一層水，一層雲，

中間夾着花背的牛羊幾點，

歷落的遠接天邊。

* * *

逼近有的是瀾瀾，

斜翅上掛着一半橙子的金，

一半深黑的靛。

豁喇喇的落處，

輕推動癡立的老頭兒，

水裏的斑斕笑臉。

麥根島的漁家

男子祇有做工，

女子祇有哭啼！

大家都說今天天氣恐怕有變，

你說『你該知道我們的家計。』

你臨上船的時候還對孩子說：

『爸爸就回來的。』

狂風海嘯起來，

濃雲遮住眼前，

你一片深黑的孤帆何從辨起？

我岸傍哀喊的聲音，

風呵！你不送去他的耳邊，

疾風

疾風

反送回來塞在我悲哽的咽喉裏。

* * * *

時間帶來深夜，

但是爲什麼帶不來我心頭的人呢？

燈光一明一暗的動搖，

孩子還在熟睡，

我淚珠好似不斷的敲窗雨。

* * * *

上帝！上帝！

男子祇有做工，

女子祇有哭啼！

牛津太晤士河發源處搖船的黃昏

曠野上從雪白天鵝的飛痕，

認出緩緩歸牛的花背。

* * * *

側岸下卻辨不清那是樹幹的終，

那是黑影的起。

* * * *

鵝黃初月羞澀的窺着小山，

她的扇影卻早被拍拍的槳葉打碎。

* * * *

拂水的樹枝旁橫着小船，

上面偎倚着一對像是墮斷宇宙愛情的。

* * * *

水面似入定老僧的面容，

祇是愛下的伏流衝激無已。

埃 風

海邊的夜別

星光稀疏的搖落，

碧海帶着霧氣，

浪打船沿澎湃，

黑憧憧的人影中我祇見你●

*

*

*

*

*

心中久蘊下的，

此時還不對你說呵，

造化那能許我；

對你說罷，

造化呵！給我勇氣。

*

*

*

*

*

失神的對望着，

我的眼起暈兒，

我的心已早碎；
僅半醒後尙留感覺的舌尖，
漸知道嘗着你的眼淚。

* * *

星光稀疏的搖落，

碧海添着霧氣，

船掀浪花的聲音還聽着，

祇是黑影中已辨不清你！

疾風

忘記我罷

也許我竟死在燥燥的刺刀底下；
落日旁古樹對着寒波；

風送那紅葉兒將我掩着。
你心坎裏無限的淒涼，

那能從我荒寒的白骨，
得到反響。

你何必癡心的誤了韶光。

* * *

也許我墮落在紙醉金迷的隊裏，

酒綠燈紅的時候，

自有那墮落的人伴我綺語。

我以前和你件件的經過，

使你想起來都是侮辱；

愛呵！這罪人那值得你一顧！

*

*

*

*

*

縱然這都不可能，

這話或者更要引起你的悲傷。

我並不忍這樣說，

我何至沉淪到這樣！

祇是最親愛的，

爲你呵！

我還是希望你暫時這樣的想。

追憶出亡的一夜

獄門也不過是這樣：

漆黑的深洞，

瞰着奇鬼似的古樹。

城樓掛着殘月，

疏星陰悽悽的失了光亮。

風塵的本色那怕人看，

祇爲甚把黑氈圍着；

分明有話，卻呆呆瞪着不響。

許久後從戍所露出燈火，

再移時聽得開門的鎖鑰，

啞笨地帶點鏗鏘。

*

*

*

*

*

就刑也不過是這樣：

拂曉的濃霧不許辨人，
祇聽得喇喇的鞭音，
帶出馬嘶人響。

噓噓的趕着路，

想不到在車上一霎眼就渡過的鐵橋，
現在偏有這長！

* * *

伴侶！莫遲疑，也莫徘徊，

前進罷，

情願做輪軌間的肉泥，
或葬入浮着玄冰的深水；
卻不願死在比你我更可憐，
你我還不如者的手裏。

孤島中守燈塔的人

狂風吹折了斗柄；

烏雲吞盡了新月；

狗號着空洞的海聲；

樓板響得像是破裂，

擾亂了屋內的寂靜。

世界的傾覆，

像在轉瞬。

最親愛的，

讓我們抱緊了再沉淪；

祇是現在呵，

且分割一段我們的甜夢；

同上到塔頂去罷，

給那在黑暗裏掙扎出路的
多幾分光明！

疾
風

七
三

紅海中深夜的仰臥

天作青晶嵌鑽石的游幕；
海鋪成織絨的毯子；
浪撒明珠蓋着段段的前路；
銀河搭在胸口作我的圍巾；
月漸褪淡黃的輕衫，
卸除額前竹青的絲帶，
送溫軟的光線到我脣上，——
催我朦朧的到了什麼意境？

* * * *

沙漠如銀。

無情的酷熱下，

可憐散漫的大衆隨我來呵！

不要帶撫摸着已受的傷痕；

你們奴隸的生活可以掙扎脫了，

不要祇顧追兵，

你的仇敵是你不定的意志。

不看高岸平了！

海水分了！

不害怕呵！

鼓着最後的勇氣，

跟我還是前進。

* * *

不見雲織成彩！

不聽浪傳的角聲！

紫娥次第的，

龍女成對的，

渡婦 (Nymph) 奏樂，

妙使 (Muses) 舞着，——

其中我看見葛理阿 (Chlo) 的麗影。

疾風

那不是正在東方嗎？

正準備着，——

看呵！——麗姬 (Psyche) 的產生。

飄蕩的我坐在棧前，

仙島歷落吹過，

罡風還是不落；

織女飄着霓裳，

緊緊的挽着我，

脈脈的無聲。

這難道就是七夕！

織女！你想人間有韻事慰你的寂寥，

祇是現在有誰煩你作證？

不解事的海風，

吹散片片的夢；

繁星璀璨，

離我更近，

絨毯愈暖，

浪花漸緊，

回想人間，

一簫精采的，

愈充滿了矛盾。

創造和毀滅，

愛情和戰爭，

不見這邊馬爾師

(Mars) 的威鎮愈高。

那邊微露森

(Venus) 愈充滿了美和愛，

惹起我昨夢笑臉留存。

誰知道他們在塵塵處天涯海角，

都在聯盼含情？

中心的自我

一堆一堆的，

你是遍野的綿羊，

我是牧羊的天使。

一羣一羣的，

你是沙漠的駱駝隊呵，

我是東征的忽必烈大帝。

一對一對的，

你是孝陵前的石馬，

我卻比明祖還有威儀。

你湧出峨嵋的高峯呵，

我提着金斧，

是山頭定誠的摩西。

* * *

你變換的迅敏，

逃不出我籠罩宇宙的心靈。

* * *

沒有我呵，

也還有人祇認你是雲。

* * *

沒有我呵，

我信此時也有你在。

* * *

祇可憐你偉大的，

壯麗的含蓄，

有誰能解？

* * *

縱然你不需我了解，

寒 風

寒 風

我也不必盡解，

祇是你存在的意義，

難道存在。

八〇

印度洋舟，一九二六年七月。

攀登五老峯

湖水淡青，

大江深黃，

田疇葱翠——

裹着一片的穹蒼。

*

*

*

*

*

腳底漸起的雲，

森森騰騰，

結結蕩蕩。

向前呵！

還認得出路徑。

後顧的已是怯者，

何況後路茫茫？

*

*

*

*

*

寒風

疾 風

是山的缺處，
我經過時，
急的風，
濃的霧，
妄想把我撼盪。
終不過收入我的袖中，
我的懷裏，
還留不得使我盪氣迴腸！

焦山曉望

嫩黃，

橙金，

絳紫，

靛青，

深黑。

反映過來是：

深黑，

靛青，

絳紫，

橙金，

嫩黃。

且耐心一會兒，

就在這斑斕的夾片當中，

疾風

疾風

神祕的深黑裏面，
含着未來的曙光。

寂寞。

孤獨。

幽暗。

荒涼。

悲劇。

這一切，

都是。

痛苦。

掙扎。

奮鬥。

還有，

熱山朝聖

孩子的哭聲

若是我恩媽還在世上，
現在已經六十歲。

恩媽！

你何忍丟你的孩子在世上受罪！

我恩媽離我，

已經二十八年。

恩媽！

你對你孩子心裏一定還在記念。

我記得我恩媽爲我，

用紅頭繩梳小辮子的情形。

恩媽！

你一定不能忘情！

疾風

* * *
恩媽記得我小時受了委屈，

恩媽含淚輕輕的摸我頭頂。

恩媽！

* * *
這二十八年誰不斷的體貼我苦辣酸辛！

* * *
我記得初渡太平洋的時候，

夢見恩媽的形影。

恩媽

你對我說『孩子，珍重前程！』

* * *
自從你孩子歸來，

不曾到過你墓前祭掃。

恩媽！

現在你孫子的熱淚，

還灑不到你墓前的秋草。

* * *
*

到今天我恩媽臨死的情景，

還在我眼前懸着一幅逼真的小影。

你孩子跪在床邊哀叫，

『恩媽！恩媽！』

我恩媽已經不能答應，

眼傍還有淚痕。

* * *

現在孩子向恩媽墳墓的方向跪着；

髻髻還看見我白髮慈祥的母親，

遠遠來臨。

我向前牽着恩媽的衣角，

恩媽！恩媽！

你爲什麼片刻也不能停？

恩媽，你親生的孩子在這裏，

求你不要太忍。

疾風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母忌日。

宛平的居民

半夜砲掀了屋頂，

鎗打到門口；

破衣服也燒了。

媽媽，扶住我肩頭，

除了愁苦的生命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可帶走！

* * *

現在鎗還是亂放，

炮還是亂吼；

雜糧也沒有了。

孩子，快牽着我手！

除了飢餓的肚子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可帶走！

敵機炸後的南京

是天崩地塌的聲音，

是血肉模糊的時候。

可憐發瘋似的孩子，

滿街亂走。

『我的爸爸呢！

我的媽媽呢！

方才在一起的，

爲什麼讓我們找了許久？

貼在對面壁上的，

該是爸爸愛過我的心肝；

傷心呀！這瓦堆裏找到的，

正是媽媽摸慣了我的手！』

天像是發昏，

疾風

疾風

地像是發抖。

這可憐發瘋似的孩子，
向那裏去走？

臨死的悲歌

(獻給無抵抗的善良民衆)

工作疲乏了回來，

八箇孩子在火爐邊像排着圍牆。

含笑的愛妻，

給我熱茶熱湯。

* * *

日寇來了，

滿街都是圍城的景象。

不走罷，

可憐的孩子那裏來營養？

* * *

倉皇！倉皇！

疾風

疾 風

牽的抱的，出城下鄉，
走向何處去，

天地呵，四顧茫茫！

*

*

*

*

*

敵兵又逼近了。

再走罷，一片兒哭女號的聲浪。

一個可憐的孩子，

病倒昏迷在路旁。

『孩子，爲了大家的生命，

顧不得你了！』

大家眼淚滿眶。

世界那有這慘酷的斷腸！

*

*

*

*

*

黑夜摸索前走，

兩個孩子掉下水塘。

姊姊弟弟的痛哭哀號，

挽回那撲通無情的水響。

前進呵，那裏是有燈火的村莊！

濕土是枕褥，天是蓬帳。

剩餘的一家擁在一起，

想起平時欄中的豬狗還在天堂。

拂曉冷酷的殘星，

催我們準備身無餘物的行裝。

祇見黑壓壓的，

是前面退下來的人漬。

敵兵追到了，

我們就要炸毀前面的橋樑！

橋擠過了，

三個孩子又落在河的那方。

洪 風

向着對河喊哭，

更碎了我們已經瀝血的肝腸！

祇剩兩個孩子，

緊抱緊拉着罷，

不要再像你們同胞手足的模樣。

此時我妻子也飢寒到面無人色，

我有一口氣，但是手脚已僵。

又是敵機的聲響，

愛妻抱着孩子倒在田埂的邊旁。

一箇孩子中了炸片在湧血，

愛妻抱着孩子又中了機鎗。

撫她胸口還溫，

她臨閉的眼睛一閃，

已枯的淚，又是汪汪。

『來生再會！』

隱隱的，微弱的，是她最後的聲響。

* * *

天爲什麼這樣慘酷，

地爲什麼這樣淒涼！

生命呵，受不了，與你長辭！

這滔滔的江水，

祇有你還是我靈魂休息的故鄉。

疾風

再生

(繼「臨死的悲歌」而作)

我現在在什麼地方？

是誰烘乾我的濕衣，

是誰灌我薑湯？

那小小的秦油燈。

還映出這位老者的鬚鬚雪亮。

* * *

「謝謝老鄉！」——不——

「謝謝老丈！」

你這樣慈愛，像是我的爹娘！

我本來是不要這條生命的，

你爲什麼這樣好的心腸？」

『你要死偏死不了的，
年青人，

前面有一個村莊，
裏面有一個營長；

你說不定可以接得上一份口糧！』

『謝謝老天！』

含着眼淚拜別

這慈愛的老丈！

痛苦的生命呵，

你不肯離開我！

好罷，接受你罷！

老丈的話，指點我看見前村的燈光。

呵！不是，是生命的微光！

咳！我換了軍衣了，

嘿！隱約辨得出那顏色是曬退了的草黃；

雖然，是破舊的；

我上面還染着同袍們的血，

但穿了更使我像一個人樣！

哈哈！我還得了一枝鎗！

我最初和弟兄們挑子彈，

同時也學會了放。

*

*

*

*

*

雨雪！風霜！

天天聽慣了鎗聲炮響。

我手上起繭，

腳上也有凍瘡；

我皮肉一天一天的黑瘦，

怪事！我精神倒反健旺。

*

*

*

*

*

有一天命令教我們向前開，

一百多里的路程一天趕不上。

一兩天不吃飯喝水，

早已是平常。

大家疲乏了，

抱着鎗桿，

排隊似的熱睡在大路的邊旁。

* * *

我做夢了，

夢到我親愛的亡妻，

匆忙！匆忙！

眼淚像下雨似的倒在我胸膛。

忽然哭醒了，

我懷中抱着的還是這桿冷鎗！

鎗呵！我國仇家恨，

都在你身上！

疾風

我又夢見我小時候住慣的家鄉，

我手種的田園，

我和我妻子在一道的臥房。

現在不知道被敵機炸得怎樣？

咳！國破家亡，

這還值得一想？

讓他多炸幾個大坑，

將來我好多做幾個養魚的水塘！

* * *

有一次是黃昏的時候，

天還有一點亮。

看見兩個敵兵，

掣刺刀追着一個女子，

像是瘋狂。

可恨無恥的東西，

你對我們無辜的同胞，

像是打獵一樣！

好罷，我敬你這兩個獵狗——

一鎗——一鎗！

拿着這兩個死尸遙祭，

哭一番我的妻兒，

哭一番我的爹娘！

* * *

平時祇聽得敵人的炮彈轟，

炸彈響，

這次好了，

讓我們打一個刺刀仗！

刺得我頭昏眼花，

殺得他尸橫遍野，

血流滿江。

殺完後，看看當空的太陽，

那裏有光？

疾風

祇可惜我刺刀滿了污濁的血，

刀口也缺了，

晚上還得費我氣力，

去磨光，擦亮！

* * *

休息半夜呵，

明天還有更大的勝仗！

前進的命令又下了，

五更前我和號兵站在山頭上，

『噹噹噹——噹噹噹。』

我才知道我們所有的經過，

祇和黎明前的黑暗一樣；

你看見嗎！

前面起來的正是萬道霞光！

憶南京

南京！美麗的都城！

城中面面的青山

朝着紫金山的第一峯，

看去像是金字塔的尖頂。

大江前橫。

最早是吳大帝的都城；

闕盡了六朝金粉；

再經過明太祖偉大的經營。

太平軍的劫火後，

重奠神京。

我更眼見你漸漸的復興，

慢慢的長成。

高樓巍巍，

疾風

王道平。

南京！我美麗的都城，

我對你有說不出的愛情！

* * *

我灑淚別你的時候，

正是秋光初到，

深夏的樹木還帶濃陰。

我想起中山門外的秋水一泓，

照着散步郊原的主女們，

清光麗影。

陵園的墓菊，

五色繽紛。

紫霞洞對着斜陽。

再過去是棲霞山的紅葉，

綻紫嫣紅，

渲染出如火如荼的秋山晚景。

三茅宮正好江山攬勝！

我傷心別你以後，南京！

你經過嚴冬的清冷，

紫金山披着縐綵的絲巾；

寒鴉翻舞着玄冰，

祇有野鳥成羣，

掠過盛夏時的荷香深處，

這時候露凝冰上的枯枝斷梗。

靈谷寺高聳的橡樹林，

伴着陣亡將士墓的紅牆碧瓦，

蒼翠蕭森！

我想到北極閣下，

鷓鴣綠邊的鑾宮學府，

近對煙柳的臺城。

寒風



疾風

門前兩行遮道的桐葉，

春夏時更顯得葱青，

青年的男女，

活潑潑的來往，

更在這莊嚴闊偉的學府裏，

透出明朗的書聲，

清麗的琴音。

那六朝松掛着新月，

伴我閒吟。

我又想到雨花台南，

崗名石子，

橋喚鐘心。

南望牛首，

東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頭放眼呵，

大江雄渾，

秦淮澄清。

這二水三山的中間，

正是理想的學術都城！

有的是很老的森林，

更加上手種的榆柏，

也快成蔭。

牧場的花背牛羊，

歷落的沿着山崗西下，

夕陽裏，

映出來如雪如金！

* * * *

最難堪是想起這春光又來的時令！

接着仰止亭梅花盛開的，——

有時還同時並放，相妒相爭——

寒 風

與風

有桃有杏。

半層的猩紅碧桃，

夾着千絲的鵝黃垂柳，

鼻鼻婷婷，

流徽榭邊是這般風景！

遊春的士女如雲；

穿紅着綠的小孩子，

左穿右插，

圖畫那裏得出這活潑天真。

* * *

■

到而今神聖的陵園，

依舊縱橫。

雄峙的鼓樓旁，

廣了我們胞的豬圈，陷阱。

當年遊春的士女，

現在正受那鐵蹄蹂躪。

最可憐我們如花的少女，

天真的孩子，

順着大江東去，

敵船上載滿了一片呼爺哭母，

離家別國的悲聲！

此恨難平！

最可恨當年孝陵前，

爲何種下了許多白櫻黑櫻，

現在滿樹花開的時節，

供敵人在花間縱酒狂歌，

爛醉如泥後，更充分發揮他們的獸性！

* * *

想起我們美麗的南京！

美麗的都城！

熱淚如綆。

有血性有感情的人類呵，

疾風

寒風

寒風

此仇此恨，

何日能平！

吞下眼淚去罷！

現在是我們光輝燦爛的生存戰爭！

提起我們的雄兵，

恢復我們的神京！

打到石頭城，

先把這一株株的櫻花砍盡！

再把滾滾的江流，

洗盡我們人間的恥辱，

洗盡敵人留下的殘廢！

毀滅後再創造，

創造更偉大的南京，

創造更美麗的都城！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日

偉大的孤城

靠着混茫茫的中國海，

海岸上懸着一座孤城。

二更後常是人聲寂靜，

祇聽得風吼濤鳴，

更嗅着魚味蝦腥。

* * *

忽然鯨鱗的大兵艦在前面橫行，

飛炮雷鳴。

更有後路羅店一帶，

傳來的鎗聲炮聲！

上面轟炸的敵機，

遮暗了星光月影！

* * *

疾風

當六面火光爲這座孤城沐浴的時候，
城內滿布了傳令的聲音。

『我們全營灑最後的一滴血，
留在寶山城！』

這是營長與奮堅決的命令。

* * * *

『我們的後路斷了，

電話被炸後也不靈。

我們是孤軍，

我們何妨突圍退出，

長官想來也不願我們作全部的犧牲。』

* * * *

『不，方才我聽見營長說：

『第二個命令未到，

我們就得服從第一個命令！

敵人祇遇見紙糊的北平市，

我們要他認識鐵打的寶山——

* * * * *

「我方才看見營長，

他這幾天吃不飽，睡不成；

我見他苦得不像人形，

勸他在城牆邊土堆旁睡一會兒，
休養休養精神。

他反而很興奮的對我說：

「你知道這有勇士跟着田橫，

那時候不過是一家的敵朝換姓，

這次是偉大的民族戰爭！」

* * * * *

「報告營長！營附殉難了；

第二連全部犧牲完了；

第三連也有壯烈的犧牲，

全連官長士兵，

疾風

疾風

祇剩二十三名！」

* * * *

營長下淚了，

長嘆一聲，

他又轉過笑臉道：

『我就來陪他們，

他們不過比我先走一程！』

* * * *

『「不要忘記，弟兄們，

我們都是北伐出來的國民革命軍！

營長的話不錯，

我聽得很真！

現在還有什麼理論！

大家死在一起，

多年抱澤深恩，

再加上國仇家恨！」

* * *
“你守住這箇崗位！”

你把機關鎗守住這箇缺口，

算準有効的射程！

敵人不靠近不要亂放，

靠近了把他掃射乾淨！

炮彈最無情，

一箇爆炸在機關鎗位附近。

兩箇弟兄死了，

一箇受傷不輕；

更有一個負傷的上士班長，

自己捫着自己的傷口，

還去撫慰身旁一位弟兄的傷痕。

最後他把自己的傷口也不管了。

再把所餘的一排機關鎗彈，

疾風

疾風

對着敵人放盡！

* * *

在壯烈的犧牲底下，

淪陷了這座偉大的孤城！

忠勇偉大的營長，

微笑地也是驕傲地，

得到了他所要的身殉！

* * *

他尸旁倒着，

一個受傷臨死的勤務兵，

忽然掙扎地左手舉着殘鏢，

右手把軍旗高擎。

宇宙間永遠留着他這營人最後悲壯的呼聲！

「中華民族萬歲！」

我們已經灑了全營最後的一滴血，

留在寶山城！

我們遵守了我們營長的命令！」

可憐一座彈丸似的孤城，

義尸縱橫，

倭寇猙獰，

烈火飛騰。

這萬丈光鏗的烈燄上，

湧現出五百個軍神，

鑄成我們國家的新軍人魂！

* * *

這座孤城已經空了，

但是，朋友們，他並不是一座死城；

在他裏面呵，

寄託着中華民族的再生！

* * *

到現在晚間城上還掛着淡月，

浪裏還落着疏星；

寒風

疾風

祇是中國海夜夜發出更悲壯的，

更雄偉的海嘯潮音。

永遠呵護着這座偉大的孤城！

人間的悲劇

（獻給偽軍中反正的同胞）

中國人的血凝結在一起！

我是被敵人徵發來的；

逼我殺自己的同胞，

那裏是得已！

*

*

*

*

*

我家裏也有一棟房子，

幾頃田地；

我也上過兩年中學，

我也知道國家，

逼我幹這沒臉見人的事，

教我把良心放在那裏？！*

寒 風

疾 厲

我是母親的獨子，

她守寡守大我，

我那來兄弟！

安穩的家庭，

母子正在安睡，

半夜裏被敵人在床上拖起。

那忍心的豺狼，

用麻繩把我捆得手足麻痺。

求你們留下我養命的兒呀！

求你們留下我送終的兒呀！

我慈愛的母親哭得暈倒在地。

敵人更逼我二十家隣舍聯保，

若是我變了逃了呵，

我母親固且活不了，

他們也立刻要做敵人刀下的鬼！

這樣的殘忍，

那有天理！

*

*

*

*

*

開拔進關呵，

歷盡千山萬水。

我是東北人，

也吃不慣南方的大米。

要逃呵，人地生疏，

況且處處都是監視哨，

教我何從逃起。

*

*

*

*

*

上面有凶橫的敵人做官長，

後面還有不留情的督戰隊。

在這奴隸的生活裏，

疾風

疾風

誰也受不了這冤氣。

我有次放走這邊兩個受傷的兄弟，
幾乎把我自己弄到鎗斃。

* * * * *

敵人說：『打仗是沒有什麼害怕的，

祇要我們的飛機大砲轟完以後，

你們立刻衝上前去！』

他們把我們做炮灰！

他們的指揮官安穩的躲在山裏。

* * * * *

有時候他們不放心我們，

他們自己的隊伍衝上去，

*

飛機是不轟炸的。

爲什麼今天教我們衝上來，

他們的飛機炸彈，還像下雨！

* * * * *

他們不說我們是他們的隊伍嗎？

我不明白這道理！

呵，明白了，我們反正都是中國人，

他們有什麼顧惜？

他們要讓我們死在一起！

* * *

我現在不打敵人，

敵人更要逼我們打自己！

肉搏什麼，顧不得了，

我決定鎗口不向裏；

讓敵人的炸彈下來，

我們——我們

中國人的血凝結在一起！

春恨

廿 二十七年三月得讀南京美國華女士函，敘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內所收容中國女難民慘狀，不勝悲慟，回想該院美麗的風景，更加傷感。乃成此詩，以代哀音。

忽驚看籬邊開着迎春。
合歡吐出成雙的嫩葉。

半紅半白的碧桃，

帶露方新。

海棠照着半畝的方塘；

可憐的春風，

吹皺塘裏的水紋，

卻吹不皺我心中的古井。

* * *

珍珠梅滿身如雪；

垂楊拂地，

嬌嫩——又是輕盈；

正拂拂着地上的芳草野花，

好像織成的蜀錦。

茶麗花真似新酒般的醉人。

花架樹蔭中啼着黃鸝。

鶯兒，你錯了，

你以為喚得醒春光，

你那知道不再到我心頭的，

是那舊日微笑的青春。

* * *

昨夜的春雨，

不斷的在鴛鴦瓦上飄零。

料峭的春寒，

偏透入不能禦寒的薄衾。

平行洗面的眼淚，

疾風

疾 風

一三六

任你流罷，
我早已沒有妝痕。

滴滴的簷溜，
縱然滴得穿階前的砌石，
也滴不穿我心頭的積恨。

今夜的春風，

那裏有情；

吹入我去秋來僅僅留下的單衣，

那抵得過三月的催花冷。

春陽鋪遍在不能用的地上鋪茵，

不能披的花間繡巾。

陽光，你透得過春雲，

你照不到我心頭重重的黑影。

* * * *

何處是我當年甜蜜的家庭！
何處是我心愛的人們？

生離死別，

飲淚吞聲！

孱魂留喘息，

那更能禁得

聽着圍牆外，

敵馬騾嘶，

獸軍傳令——

一陣陣使我肉顫心驚！

天呵！千古來的女兒，

那有過我這般瀝血的春心！

偕亡

（記滬西發現的事實）

是蕪田邊頽垣爛瓦的村莊，
戰後有人跡不到的荒涼。

* * * *

村東北角田埂的邊旁，
挺立着兩個死尸，還帶着武裝。

* * * *

兩個人的鎗刺相互的插在胸膛，
呆對着像木雞一樣。

* * * *

一個慘痛到頭垂氣喪，
一個臨死時還笑口大張。

* * * * *

這是偉大的象徵，不磨滅的印象，
看了才懂得這古語，『予及汝備亡！』

曉風

丁巳年

血雨

(記大雨中黃河兩岸血戰)

沙這般黃，

天這般黑，

彈光奪了閃電，

血花飛騰四起。

雨成了紅色，

略微帶點兒腥氣。

我高興爲祖國受這洗禮！

*

*

*

*

*

敵人，你不過這點玩意！

現在你坦克不能動，

大炮在泥裏，

你的飛機飛不起。
我的血願意陪你流。
臨死我還欣賞這奇觀，
你看，黃河變成紅水！

武漢空軍大捷凱歌

這才真是鷹揚，

我們空中的飛將！

掃蕩彌天的妖氛，

放射民族的光鉞！

飛將軍呵！你們可知道

你們高據上空每一發的射擊，

都使敵神魂飛膽喪；

你們每一個翻身搏擊，

都使億萬同胞的心

緊跟着有抓不住的跳蕩？

正是一月的初旬，

敵機來襲時我在路珈山上；

看高射武器不會打到敵機翅膀。

我的朋友悲憤的流涕道：

『我真氣斷肚腸！』

*

*

*

*

*

看血染的虹橋，

是我在那第二天的早上。

眼見不會收殮的斷體殘肢，

和幾副白木棺材染着鮮血，

酸心到眼淚滿眶。

*

*

*

*

*

又是三月的下旬，

我避寒在蛇山脚下的路旁。

炸彈的彈音底下，

祇見縹緲黑煙上昇後

更隨風飄蕩；

疾風

英 風

眼看那毀滅人類的五瘟使者，

有如雁行。

*

*

*

*

*

可憐那天徐家棚工人的住宅

已經炸平，燬光。

剩下的寡母抱着孩子的殘尸痛哭，

孩子跳腳叫死亡的父母，

好像瘋狂。

*

*

*

*

*

真是『莫奈何』嗎！

我心頭的憂憤好像霧障。

不料我半夜聽到這空前的殘音，

在濃霧裏，

回首竟東望着天際霞光！

*

*

*

*

*

飛將軍呵！

你們控制了祖國的領空，
擊散了那五瘟魔者的雁行。

這次黑煙是自上而下的，

好像新年孩子們放的沖天爆一樣。

* * * * *

就多少勇士中我們已知道的勇將——

董，劉，劉，楊。

包圍着敵機的四方，

使他們知道什麼『天長節』，

天並不長！

* * * * *

更有我們以身體作肉彈的勇士，

知道自己的機已受傷，

猛飛和敵機撞。

這迸裂的火花，

鮮紅的血點，

疾 風

疾 風

一三六

頓時奪了日月的明亮！

* * * *

吐盡民族的怨氣，

爭取祖國的榮光！

飛將軍呵！

你們的犧牲——血與汗——

不知道賺了世間多少兒女們的眼淚，

在膜拜，感奮，瞻賞！

* * * *

中華民國兮，

大風泱泱！

我有飛將兮，

永鎮四方！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空軍在武漢大捷，擊落敵機二十一架，聞捷鼓舞興奮，不可言狀。翌日作此凱歌，以抒鬱積，而誌狂喜。董，劉，劉，楊，係指此次立功之董明德，劉宗武，劉志漢，楊慎賢四同志。尙未查明者未及焉。

空軍東征日本凱歌

浩浩的天風；

滔滔的海浪。

說什麼弱水三千！

雲層裏讓我們鐵翼翱翔！

*

*

*

*

——

這不是九洲！

這不是四國！

這不是霞之浦的機場！

這不是佐世保的軍港！

迴環四顧；

唉！原來這一點就是什麼扶桑？

*

*

*

*

*

富士山算什麼高！

疾風

我們高出它的山頂上。

鹿兒島負什麼盛名？

這一點彈丸就握在我們的指掌。

* * * * *

說什麼箱根！

說什麼日光！

比我們祖國風光，

這值得什麼讚賞！

* * * * *

這原來是東帝大的赤門！

這原來是御苑的宮牆

日比谷這一點兒算什麼廣場！

祇有淺草上野的棲鴉，

卻驚嚇到像找不着枝棲的模樣。

* * * * *

撥開雲霧看着下界呵，

你們還在黑甜的睡鄉。

你們在蠕蠕的動呵；

可憐的人們，

你們用不着徬徨。

* * * *

我們就在你頭上！

祇是我們不願你們的圖籍化成灰燼，

肝腦貼上高牆，

斷脰折肱，

妻離子喪，

像你們在南京和各地所作所爲的一樣！

* * * *

你們的耳目閉塞；

你們的神經頹喪。

我們不是死神，

用不着慌！

疾風

我們這次也不損害你們的會長。

我們帶來了真理；

我們帶來了福音；

降下去罷！

片片都似瑞雪，

道道都化祥光。

*

*

*

*

*

我們也不是故示寬大；

我們也不是無意義的迴翔。

我們中華民族的慈祥，

值得你們想想！

*

*

*

*

*

這島國是不值得留戀的，

我們還是回到故鄉。

太白已經天；

白虹已貫日；

回去罷！

莽莽的神洲在望！

投到祖國溫暖的懷抱裏來呵！

你看！江山何等雄奇！

人民何等悲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重慶。

大江東去曲

（記空軍炸馬當敵艦大捷）

你看那千尺的水柱騰空，

那四散的黑煙朦朧，

那億萬的血點猩紅！

彭郎在磯頭怎般神勇，

小姑仗桴鼓不愧巾幗英雄，

響應我飛將軍掌握長空！

眼見他樓船化成灰燼，

浮尸漂血真教滿江紅，

飛鳧羣中的鐵鳥大好威風！

* * * * *

重奠江流在望中！
我欲乘風歸去，

銅琵琶鐵板，高唱大江東！

疾 風

七七週年懷蘆溝橋

你曾似長安的灞橋。

多少騷人倩女

在這裏訴衷情，惜離別。

那兩岸攀折不盡的柳枝，

搖着無限的曉風殘月。

*

*

*

*

*

你見過中古意大利服裝的馬哥波羅；
你遇過金甲雕弓，

大宛馬上的忽必烈；

閱盡了多少奇人海客，英雄豪傑，

怎的不使你名字，

在全世人的耳邊，感覺親切？

*

*

*

*

*

你看慣歷代兩岸邊的殺伐戰爭，
沉埋了多少缺的寶刀，
折的畫戟；

那一般地照着春閨紅粉，
沙中白骨的，

原是這無定河邊月。

* * *

祇有歷盡離合悲歡，

盛衰炎涼的你，

才配先看偉大時間新翻的史頁！

繁星欲渡也躊躇，

上界兒女離情，

也感覺到人間氣衝斗牛般的，

壯懷激烈。

* * *

一年來橋下的水

疾風

疾風

不知過去多少，

腥塵不洗盡那能靜歇？

祇是今夕橋下水聲一定愈加雄渾，

絕不悲涼，

更不嗚咽！

國旗的愛

青天白日象徵我們前途的光明，

那紅色是幾百萬將士和民衆的血痕！

經過這次民族解放戰爭，

你永遠插在四萬五千萬的人心！

* * * * *

擊了你，數百萬將士前撲後繼的，

去衝鋒陷陣。

重見你高懸在失陷過的城頭，

那由得萬衆不熱血沸騰？

* * * * *

那可愛的女童子軍，

背你泅過深澗；

見你高懸在四行倉庫的樓上，

疾風

使全上海的人，

頃刻間興奮！興奮！

都變成了瘋狂的情形，

*

*

*

*

*

升旗的號響，

成千成萬的青年向你致敬。

還有那在淪陷區域的多少人，

想對你敬禮，

傷心！傷心！

他們不能！

*

*

*

*

*

更有北平天津一帶的居民，

偷偷的把你藏在裏面，

等敵人偵探不會覺察，——

夜深，夜深——

把你拿出來向你禱祝，致敬！

* * *
你想那從孤島裏，

或是淪陷區域裏逃出來的人，

一旦看見你自由的飄蕩，

發出一種什麼感情？

你的污辱是大家的污辱，

你的光榮是大家的光榮；

你代表我們的自由，

你代表我們的生命。

爲了你的尊嚴，

大家死也無恨。

* * * * *

青天白日象徵我們前途的光明，

那紅色是幾百萬將士和民衆的血痕！

經過這次民族解放戰爭，

你永遠插在四萬五千萬的人心！

疾 風

歐
風
集

當我死了，最親愛的

羅蕾蒂 (Christina Rossetti) 原著

當我死了，最親愛的，
不要唱淒切的輓歌。

不要在我頭邊種着玫瑰，
也不要讓松柏在那裏婆娑。

任綠草蓋着我身上，

急雨的殘點，
冷露的凝珠，

一般在上頭零落。

記得我也隨你意，
隨意的願你忘卻。

* * *

那時候我不見鬚影，
也不覺雨淋。

歌 風

沒有夜鶯來歇，
啼得像是酸辛。
拂曉的朦朧，
黃昏的烟靄，
浮着我依稀夢痕，
不升不落。
我作與懷你，
你與也把你忘卻。

愛的哲學

雪萊(Shelley)原著

泉壑會到河流；
百川交於碧海；

天風縈繫難分，

永帶着甜蜜的情緒。

世間無物孤單，

是神聖的定律。

他們都這般倚偎呵，

爲什麼我不同你？

*

*

*

*

*

望高山吻着遠天？

騰股的浪兒緊抱着；

姐妹花也是不能饒恕的，

要是真忍心毀了她的兄弟。

歌
風

歌 風

太陽的光痕吻着大地，

茫茫的月暈吻着碧海。

世界所有的吻抱值什麼呵，

如果是我不同你？

孤城 (Die Stadt)

司徒恩 (Theodore Stern) 原稿

灰塗塗的岸，

憑着灰塗塗的海，

岸傍睡着灰色的孤城。

濃霧層層，

壓着屋頂兒鐵緊，

悄靜地祇聽得繞城沉悶的海聲。

* * *

聽不見林嘯，

不在五月呵，

那有不斷的鳴鳥。

祇有旅鴈悲號，

颼颼地伴着秋夜去了。

那岸傍荒草，

歐風

歌 風

隨着濕風倒。

*

*

*

*

*

祇是我的心魂，

懸着你臨海的灰城。

在你身上呵，

含笑的還躺着我少年幻境——

少年幻境。

你——你——你！

臨海的灰城。

媚孃

哥德 (Goethe) 原著

哥德的英雄威爾漢少年隨着一個戲班子出遊了。他遇見一個賣技的班子，在變把戲。其中有一個小姑娘不肯獻技，班主用鞭子抽她。威爾漢看了不忍，又看她不像小家出身，遂把她買下，做自己隨從，並且帶她一道旅行。走到意大利，有一晚在一個公爵家裏演戲；這個小姑娘因為自小被人家拐了出來，賣在耍把戲的班子裏，現在回到自己的家庭，已經不認識了；最後看見她亡故母親的畫像，掛在大廳裏；她凝望許久，認識起來了，不禁痛哭。於是她和白髮衰老的父親，無意中得到團圓。媚孃是她的名字，意思就是嬌小。當年威爾漢少年要買她的時候，問她的父親和家庭，她都說不出來，祇記得她故鄉意大利的風景和家庭的布置陳設，遂唱了以下的一首哀豔的清歌：

你——你知道那個地方，

處處都是檸檬吐香；

層蔭的枝葉裏，

襯出金色的橙子放亮；

一縷細弱的和風，

歌 風

在蔚藍的天空蕩漾；

桂樹亭亭，

繞着的藤花一聲不響！

你難道熟悉？

那裏！——那裏，

我愛的人呵，我要和你同去。

你——你知道那是誰家的私邸？

畫棟在帶稜的圓柱兒上憩息；

廳事輝燦，

小閣令人眼迷；

站着大理石的雕像

睜睜的望我道：

唉，可憐的孩子，人家怎麼待你！

你難道熟悉？

那裏！——那裏，

保護我的人呵，我要和你同去。

* * *
你——你知道何處是那高山，

帶着雲封的崎路？

山脈邊走邊尋，

當着沉沉濃霧。

巉巖山穴裏，

蒼龍的餘孽蟄伏。

巖石勢已欲傾，

上面還掛着一簾凌空的飛瀑。

你難道熟悉？

那裏！——那裏

就是歸處。

天呵，怎的不讓我們同去！

媚孃

哥德(Goethe)原著

祇有身纏眼巴巴渴望的人呵，
纔知道我心頭所苦！

歡樂是與我長辭了，
難禁是零丁的淒楚。

望那方不斷的長空，

唉！知我愛我的偏在遠處。

我的肝腸如焚，

強睜倦眼呵，

似天地傾覆。

不是那身纏眼巴巴渴望的人呵，

怎知道我心頭所苦！

歌女之歌

司徒恩 (Storin) 原著

今天，祇是今天

我還這般好看；

明天，唉！明天

什麼都已凋殘。

*

*

*

*

儘在這一會兒

我還有你；

死呵，唉！

我祇合孤零零的死去。

孤寂

尼采 (H. Nietzsche) 原著

寒鴉悲鳴着，

颼颼地飛進城去；

天就快下雪了：

現在還好，

你的故鄉不會完全拋棄！

*

*

*

*

*

此刻且停一會，

回頭望罷，

唉，已經多遠了！

傻子，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當着冬天

還向世界去避？

*

*

*

*

*

世界——萬頃沙漠的愁門，

裏面冷酷的沉寂無聲！

那個像你這樣失足的，

永遠也不得棲停！

*

*

*

*

*

現在你歇住了，

你的面已轉成灰白；

但是你嚴冬飄泊的命兒已經定了，

好像曩時煙痕，

永竄入蒼涼的天色。

*

*

*

*

*

飛罷，鴉兒，

你叫的音調，

像沙漠中鳥聲那般啞閉！——

藏起你血紅的心兒，傻子，

在冰雪堆中，

歐風

歌 風

厭惡坑裏！

*

*

*

*

*

寒鴉悲鳴着，

颼颼地飛進城去。

天就快下雪了：

現在痛苦呵，

你的故鄉已完全拋棄！

沙拉煞斯查的夜歌

尼采(Nietzsche)原著

不安靜也是安靜不了的
在我心裏；

他忍不住要喊出來了。
我心中朝着愛的渴望，
用的就是愛的言語。

* * * *

現在祇是夜裏：
我的渴望泉水似的迸裂，
我要喊出來呵，
也是不能自己。

* * * *

現在正是夜裏：
所有噴湧着的泉聲愈高；

歐 風

歌 風

我的靈魂

就是一般噴湧着的泉水●

*

*

*

*

*

現在正還是夜裏：

愛者的歌

終久也都醒過來了。

我的靈魂就是一個，

在這些歌裏。

神聖的本體

侯德琳 (Hodetia) 原著

你太古的安寧，

常被攪了，

神聖的本體！

你從我學到的，

祇是沒人知道的生命苦痛，

沉在心底。

* * *

啊，請你忘記，請你恕我！

好像月下浮雲，

我生命淡淡的經過。

你甜蜜的光痕，

安靜地，

還是含姿照着！

歐風

還鄉

巫蘭德 (Uhland) 原著

呵，鳥道！你已經是陣陣發抖的，
望你不要斷塞。

呵，山巖！你像是搖搖欲墜的，
求你不要崩裂。

世界不要沉淪，
穹蒼不要傾倒：

且讓我先和最親愛的，
同在二會兒罷了。

遠處

巫蘭德原著

我願歇在樹林的底下，

高興地聽着鳥聲。

鳥呵，你所唱的，爲甚這般遷入我的心神！

難道你在遠處，

也能知道我的愛情？

*

*

*

*

*

我願歇在此地的溪邊，

沿溪浮着花的香味。

花呵，誰把你送來此地？

難道是你由我甜蜜的從遠處送來

作我們心坎上愛情的裝配？

心願

裴瑪開顏 (Omar Khayyam) 原著

要是我能同你，

愛呵，祕密的

和造化小兒定計；

抓住這苦惱的宇宙安排，

一把搗得粉碎！

可能依嚼餵的鋪排，

重造得更稱我們的心意！

懷思

袁珂撰

心中懷明月，
生來不解缺。
天際月重圓，
相覓亦枉然。

祈禱

悉此克米權 (Mitsukoshi) 原著

給我們罷，上帝！

一個恢復自由的戰爭！

給我們武裝，

給我們獨立國家的象徵，

給我們自由，

給我們戰場的死

祇求死後在祖國葬身。

但是國家的自由，

求在我們這生看見，——

統一，完整的統一，

上帝，求求你賜給我們。

原文爲密此克未樞 (Mithraevan) 所作。波蘭復國元勳皮爾蘇斯基元帥 (Czopki Pruski) 於波蘭未恢復前奔走革命時，常常背誦。此有馬譯中文，時爲二十六年三月，中日戰爭發動之前。

道

聲

集

軍歌

(獻給前線抗日將士)

(一)

中華男兒血，

應當灑在邊疆上。

不管雪花湧，

不怕朔風狂，

我有血熱能抵當。

炮衣褪下，

刺刀擦亮。

衝鋒的號響！

衝！衝過山海關，

雪我國恥在瀋陽！

始 聲

中華男兒

義勇本無雙。

爲國流血國不亡！

抵抗！抵抗！

沙場凝碧血，

盡放寶石光。

照着民族生路上，

燦爛輝煌！

(三)

中華男兒血，

應當灑在邊疆上。

飛機我不躲，

重炮我不慌，

我抱正義來抵抗。

鎗口對好，

子彈進腔。

衝鋒的號響！

衝！衝到鴨綠江，

雪我國恥在平壤！

*

*

*

*

*

中華男兒

義勇本無雙。

爲國流血國不亡！

抵抗！抵抗！

凱旋作國士，

戰死爲國殤。

精忠常耀史冊上，

萬丈光芒！

軍歌

(獻給東北抗日民衆)

中國東三省，

土地最肥饒。

黑土黑，

高粱高，

朔風初起馬羣驕。

長白雪皚皚，

鴨綠浪滔滔。

先民經略費勤勞。

誰敢來侵佔，

先試我的刀。

男兒生不勇殺敵，

死不算英豪！

軍歌

(獻給決心收復東北的將士)

(一)

男兒報國意氣豪，

熱血湧如潮，

橫刀躍馬夜度遼。

邊土裂，

北風颯，

苦寒難把決心搖。

頑敵在數載難逃！

笑抓晴雪擦紅刀。

浩氣貫雲霄！

徐 輝

（一）

男兒報國意氣豪，

熱血湧如潮，

肩鎗背彈遠平遼。

沙滾滾，

馬蕭蕭，

國仇不復恨難消。

滿腔悲憤撲羣獠！

長白雪擁國旗高。

忠義薄雲霄！

玉門出塞歌

左公柳拂玉門曉，
塞上春光好。

天山落雪灌園囿，
大漠飛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

好似仙人島。

過瓜田碧玉叢，

望馬羣白浪滔滔。

想乘槎張鷟，

定遠班超。

漢唐先烈經營早！

當年是匈奴右臂，

將來更是歐亞孔道。

第 一

經營趁早！

經營趁早！

莫讓著眼兒射西坡盤胸！

一

炮兵歌

炮聲隆隆春雷動！

山崩海立，

祖國奮爲雄。

摧毀敵陣，

掩護衝鋒。

轟！

轟開國難炮彈是先鋒！

每發必命中，

敵軍潰退如潮湧。

金甌重奠定，

禹甸振雄風。

民族武力齊推重！

炮兵——炮兵——炮兵——出建奇功！

——附 聲

空軍歌

國防重航空；
健兒多在空軍中。
撥雲霧，
御罡風，
縱橫天上，
惟我稱雄！
雪我祖國恥，
完成克敵功。
敵機影絕亞洲東。
國威凌霄漢，
陣勢壓長虹。
光榮！光榮！
努力做空中飛將，
天上英雄！

綏遠戰歌

天蒼蒼，

野茫茫，

陰山東北好戰場。

軍容如火陣堂堂，

刀閃日光白，

彈落陣雲黃，

公麼小醜齊掃蕩！

上！上！

熱河就在望；

過去還是我們的！

峨峨長白山，

滔滔黑龍江。

第 一 章

天威震，

捷伐張

我有猛士鎮四方。

軍容如火陣堂堂，

陷陣平射炮，

衝鋒機關鎗，

么麼小醜齊掃蕩！

上！上！

熱河就在望；

過去還是我們的！

峨峨長白山，

滔滔黑龍江。

淞滬戰歌

機掩吳淞月，

炮掀黃浦波。

發揚我民族英威，

掃蕩敵人侵略的罪惡！

半夜火光中，

那悲憤的殺聲，

正是我將士在衝鋒肉搏！

一寸血肉，

一寸山河！

這部悲壯光芒的歷史，

千萬劫，

也難磨！

童子軍團歌

(爲中央大學實驗學校中國童子軍第二團作)

精神飽滿

光

顯我們的軍容。

不怕難，

不怕苦，

逞我們的威風。

我們愛自然，

小旗招展山林中。

我們愛人類，

急難願與他人共。

刀棍繩索能使用，

五官四肢都勞動。

我們努力去創造，
努力才能換成功。

我們能領導，

我們能服從。

軍容，軍紀，軍德——齊重。

這才是本團的光榮！

這才是本團的光榮！

國旗歌

青天白日滿地紅。

光明到了，

大家向前，

一齊奮勇！

人人盡職，

個個做工。

中華民族，

休戚相同。

國事由衆人管。

享受和太家共。

自由，

平等，

大同！

世界新秩序，

民族新光榮，

都在我們創造中！

大家向前，

一齊奮鬥！

光明到了！

你看！你看！

青天白日滿地紅！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80703渝熟)

疾風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羅家倫

重慶白象街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